

寻找李德裕

■本报记者 王鑫



天涯海角游览区名人雕像园内的李德裕雕像。本报记者 陈聪聪 通讯员 董承东 摄

■人物简介

李德裕(787—850年1月),字文饶,小字台郎,赵郡赞皇(今河北赞皇)人。唐代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西祖,早年以门荫入仕,历任校书郎、监察御史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、浙西观察使、兵部侍郎、郑滑节度使、西川节度使、兵部尚书、中书侍郎、镇海节度使、淮南节度使等职。他历任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四朝,一度入朝为相,但因党争倾轧,多次被排挤出京,至武宗朝方再次入相。他参政期间,外攘回纥、内平泽潞、裁汰冗官、制驭宦官,功绩显赫,被拜为太尉,封卫国公。宣宗继位后,他因位高权重而遭忌,被贬为崖州司户。唐大中三年十二月(850年1月)在崖州病逝,终年63岁。懿宗年间,追复官爵,加赠左仆射。

独上高楼望帝京,鸟飞犹是半年程。青山似欲留人住,百匝千遭绕郡城。
这是唐朝名相李德裕被贬任崖州司户后,写下的一首七绝。
如今的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内,历史名人雕像园中的李德裕掩映在南方乔木下,正襟危坐,面颊左转,似乎还在眺望“帝京”。
或者,他的家乡河北赞皇。
“赞皇”两字如此机缘巧合,李德裕两次入相达到政治生涯顶峰,再到一路贬谪,无不因皇帝或赞或弹,纵再风光,终究跨不过人生的百匝千遭。而病逝于“孤悬海外”的海南岛,让他的诗作更具凄寒之意、不甘之苦。

走马吹花少年狂

李德裕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——落地于一个传统的官宦世家,其父李吉甫为当朝宰相,并深得皇帝信任。再往上辈,他的爷爷是唐朝中期政治家、地理学家,御史大夫李德裕。
爱屋及乌。李德裕幼年时,唐宪宗李纯经常把他抱起来放到膝盖上逗着玩。一天有位大臣问这孩子平时看什么书,李德裕默而不语。回到家后,得知情况的李吉甫说儿子“没出息的玩意”。李德裕角度清奇地回答:他是个大臣,不问治国之道,却问我读啥书,这是教育部门该管的事。没有这么问的,所以我没有搭理他。
老李觉得小学说得有点道理,便转告给那位大臣。对方一听,羞愧难当,知错自己无论是从眼界还是胸怀上来说,输给了李德裕这个小孩子。他当着李吉甫的面说:你家小裕是个奇才,长大以后必定功成名就。
李德裕年少的心总有股狂劲,但确实有底气,从小胸怀天下、苦心研读书籍,长大后也做到了仗剑走天涯。
李德裕不愿与其他学子一样参加中高考,成年之后借家族荫蔽进入朝堂为官。为了避嫌,他主动到藩镇地区任职。在好友张弘靖出任太原,担任河东节度使时,李德裕就被征召为掌书记(机要秘书),直到好友卸任回朝,他才回到京城任职。
唐穆宗李恒继位之后,将李德裕征召进翰林院为官,担任翰林学士(一般为皇

帝心腹,通常能升为宰相)。早在李恒为随州期间,就常常听说李吉甫大名,因此对他的儿子也颇有好感和看重,常常让其起草朝廷诏书。
自此李德裕在京城内外几度沉浮,直到官至宰相,再到不被后朝待见被贬崖州并逝于斯。
李德裕与唐武宗的君臣相知被誉为晚唐绝唱,其用李德裕为相仅6年,外攘回纥、内平内乱,整顿吏治、压制宦官,扭转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积弱不振的局面,唐室几于中兴。
历朝历代对其评价甚高。李商隐在为《会昌一品集》作序时,誉之为“万古良相”;近代梁启超将他与管仲、商鞅、诸葛亮、王安石、张居正并列,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。
一路仕途,李德裕秉性如初,不改“少年狂”本色,敢作敢为。
《李德裕传》里面记载,当时亳州民间有些人打着迷信的幌子说有个地方的水可以治病,很多南方人都跑过来买水。由于水的价格比较高,买水的人沿途转卖又沿途加水,相互欺瞒,谋取暴利。李德裕得知后,立即前往禁止并捉拿不法之徒。
李德裕在任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,由于生活贫困,当地有些人卖女儿给别人当妾。他对此制定了相关法令,凡是贩卖年满13岁女儿的,判处三年劳役,未满13岁判处五年劳役。法令颁布后,当地贩卖女儿现象得到了极大改观。

牛李之争,没有赢家

封建王朝中,不同派别的朝臣之间常常为了争权夺利而进行朋党之争,作为“多朝元老”的李德裕也难以幸免,身处其中的“牛李党争”一直延宕了40年。
载入史册的“牛李党争”的真正起因为唐宪宗时期,一场考试引出了这场腥风血雨。
牛僧孺、李宗闵两个举人,按照考卷的要求指出了朝政的不足之处,言辞犀利。考官看后非常认同两人的观点,便向唐宪宗举荐,后者也很欣赏这两名学子的才华。
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。由于朝中政事大多由他定夺,看到有人对自己的决策不满意,便记恨在心。他向唐宪宗诉苦,说牛僧孺、李宗闵是因为和考官有私人关系,得到了“照顾”。唐宪宗便把考官降职,且不予录用牛李。
朝中看不惯李吉甫的大臣听说此事后,纷纷写奏折为牛僧孺、李宗闵等人叫屈,摇摆不定的唐宪宗又在压力之下贬了李吉甫的官职,让他去担任淮南节度使。
就此,朝中为李吉甫或赞成或反对的大臣,形成对立,两相之争宣告开始。
4年后李吉甫去世,牛僧孺、李宗闵才开始受到朝廷任用,两人凭借能力官运亨通。
李德裕一直看牛僧孺、李宗闵不顺眼,在他身边集结了一批人,多为权贵后人,被称为“李党”;牛李身边多为进士出身的普通人,称为“牛党”。
两派的再次交锋,也是因为考试。
唐穆宗长庆元年,科举主事钱徽答应为

段文昌、李绅走后,后因人关系,选择了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人中榜。榜上无名的段文昌、李绅气坏了,告发主考官的请托事宜。
李绅是“李党”核心成员,因此在唐穆宗询问时,李德裕表示此为实情,并且怀疑苏巢的公正性。
唐穆宗派白居易等人进行复试,结果发现中榜人中只有3个勉强合格,另外11人并没有什么能力,因此大怒,将钱徽、李宗闵贬官。
公元822年,另一阵营终于迎来机会,属于“牛党”的李逢吉成为宰相,他排挤李德裕,通过种种手段,将其贬为浙西观察使。
其后,在好友李逢吉的帮助下,牛僧孺成为宰相。
公元829年,李德裕重新回到长安,担任兵部侍郎一职。宰相裴度十分欣赏他,便向皇帝推荐其任后续宰相。但是李宗闵却靠着宦官关系当上宰相,双方再度较量一番后,李德裕被排挤出西川节度使。
其后你来我往,各不相让,也失去了很好的和解机会。直到唐宣宗李忱继位,最后李德裕再度被贬,从荆南节度使到东部,从潮州司马到崖州司户参军,其时李已年过六旬,3年后客死他乡。
长达40年的争斗,让朝中重要职位都被两派的门生故吏霸占,真正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,同时政策经常反复,社会上各种矛盾十分尖锐,导致大唐快速走向灭亡。

一时南望李崖州

李德裕逝于贬所崖州,有诗纪念曰:八百孤寒下白雨,一时南望李崖州。
所谓“八百孤寒”,形容人数众多、处境贫寒的读书人,他们一同怀念在此离去的李德裕。后来人们就称其为“李崖州”。
之所以为李德裕起了一个“昵称”,缘于他在任时爱才若渴,常提拔出身贫寒的读书人;政事方面励精图治,尤其是与武宗李炎合作期间,将晚唐带向一个几近统一的中央集权时代,再现和平、安宁、繁荣之景象,故深受爱戴。
无论是正史典故,还是野史轶闻,关于李德裕也有诸多故事与传说。
泽潞镇平定后,李德裕被拜为太尉,进封赵国公。他极力推辞说,自开国以来,仅有7人被拜为太尉,裴度当了10年的司徒,也未被拜为太尉,所以不敢受封。
唐武宗不甘心:我只有没有官职来奖赏你的功劳,你也不要推辞了。李德裕再拜:臣的父亲曾封赵国公,嫡长孙出生时,便取表字为三思,意思是要把这个孙位传给嫡子嫡孙,而不传给旁支庶子。臣先世曾居住在汲(今河南卫辉),希望陛下封我为卫国公。
无奈,唐武宗允诺。
另一则事例,显示了李德裕智慧的一面。那年他镇守浙东,湖州甘露寺的僧侣常住在移交寺院固定资产时,被前任住持耗资常住金若干两。众僧也指证前任住持私下挪用常住金,而且说初上任时,移交的银两数目很清楚,交出交来时银两却不见了。
前任住持并不认罪。李德裕稍加引导,僧

侣便说出冤情:“多少年来,都是只移交记录银两的文书,其实早就没有银两了。李德裕找了数顶轿子,命令相关僧侣进入轿中,彼此看不见,再令人取各种形状的黄泥来,让每个僧侣分别捏出交付给下任的黄金模式,作为证据。僧侣既不知道形状,当然捏不出来,前数任住持僧侣只好俯首认罪。
“食万羊”一事,既与崖州形成关联,又有些许玄学味道。
唐宣宗继位后,李德裕以太子少保之职,分司东都事务,并向一个僧人探问前程。僧人说他会遭贬南行万里,但还能回还:“相公命中注定要吃1万只羊,现在还差500只没吃完,所以一定能够回来。”
李德裕叹道:“师傅真是神人。我在元和年间,曾做梦走到卧佛山,看见满山都是羊群,有一个牧羊人对我说,这是给待御吃的羊啊!我一直记着这个梦,没有告诉过别人!”
几天后,振武节度使来露遣使前来,馈赠他500只羊。李德裕大喜,将此告知僧人:“这些羊我不吃,可以免祸吗?”僧人说:“羊已经送到,已是归你所有。”
不久,李德裕果然被贬到万里之外的崖州,并后于此。
后人使用“食万羊”表示听天由命,不必强求富贵。
如今南望崖州,李德裕遗迹寥寥。天涯海角游览区历史名人雕像园内,他似乎穿越了多个时空,与黄道坚、钟芳、沈夫人等众贤为邻;又似孤芳自赏,以一个孤零的心境,听晚风拂柳笛声残,自夕阳山外山。

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,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,坚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,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,弘扬革命文化,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,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,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。
——党的二十大报告

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。欲问行人去那边,眉眼盈盈处。
去过几次崖州,突然悟到三亚的“乡愁”应该具象到乡村,山水之间,气象万千;民族风情,天宽地阔。
这方水土这方人。自汉武帝开郡,三亚一直是州郡县治所,经过两千余载发展变化,积淀下丰厚的历史文化。如此背景下的人们,生生不息,根植沃土,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园。
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,雪辱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。三亚和三亚人,古朴有风貌,当代有追索,未来尤可期。
这大概是一本本土媒体和一名媒体人特有的使命,因为我们都深深爱着这里,爱着这片土地——三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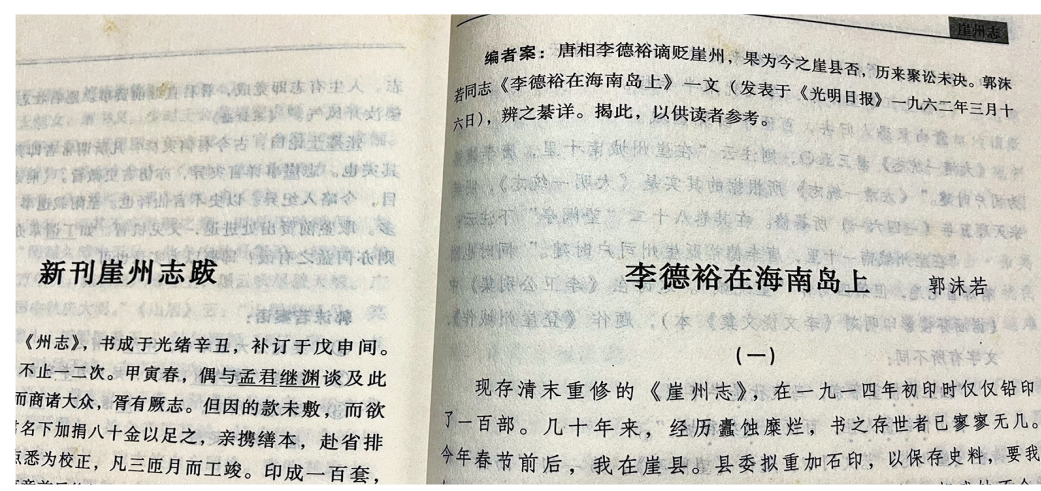
海口市五公祠内的李德裕雕像。资料图片

李德裕贬谪之“崖州”,到底是不是崖城?

■本报记者 王鑫

清代张畹等纂修的《崖州志》,关于李德裕不借宿:既有“崖州志”中“李德裕,真定赞皇人。初为翰林学士,凡诏命典册,多出其手”的人物生平,又有“遘事”中“李德裕谪崖,居于毕兰村。后放,归籍。其弟裕寓崖,因水冲毕兰,徙抱班”的身后事。
两者引自《旧志》。对于李德裕“谪崖”所在,《崖州志》的纂修者有点摇摆,所以拟了一个“编者按”:府、省《志》崖州唐为琼山,振州乃今崖州。故迁谪诸人只载振州,而于崖州从略。惟事执道,李德裕,《旧志》相沿已久,且祀名宦。而于孙亦在崖,又难定非今之崖州也。故存之。
琼山县为现在海口市琼山区,振州为现在三亚市崖州区。
1962年,崖县(今三亚)重印《崖州志》,并请来郭沫若予以点校。在书籍最后,刊有郭沫若发表于1962年3月16日《光明日报》上的文章:李德裕在海南岛上。前编编者按之意也想厘清李相所谪之处:唐相李德裕谪崖州,果之今之崖县否,历来聚讼未决。
在这篇6600多字的文章里,郭沫若从几个维度予以说明、对照,引经据典,给出的结论是——李德裕被贬和客死之处,就是唐朝的振州,清代的崖州,今日崖州区之前的崖城镇。
文章的人口,是李德裕的那首诗作:独上高楼望帝京,鸟飞犹是半年程。青山似欲留人住,百匝千遭绕郡城。
这首诗在《崖州志》艺文门类中题为“望阙亭”,与之对应,卷五古迹门中列有“望阙亭”,毫无违和。
“望阙亭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,即《广东通志》中的:独上江亭望帝京,鸟飞犹用半年程。青山只恐人归去,百匝千回绕郡城。
郭沫若接下来的分析旁征博引。
其中,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任内,以光绪十

三年(1887年)出巡琼崖,曾指示当时崖州知州唐绍仪咨询乡绅,以确定李德裕的谪居地点。《崖州志》卷二十艺文门类收有李吉大文上唐庄庵制书史,所论即是此事。
吉文坚决主张:“唐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是琼山之崖州,而非今宁远县之崖州。望阙亭在琼山,张吴都、颜村,故址尚存。乡民恐地方官以为古迹而修筑之,有扰民居,故隐而不宣耳。”
郭沫若说,吉的态度和《崖州志》纂修者的“迁就确定”,是完全相反的:“吉的原信颇长,立说虽辩而考证未精。如将韦执道不喜崖州,忌避崖州地图事,写在李德裕项下,在较有学识的张之洞眼里,我相信会看出吉的疏忽的。但《崖州志》纂修者则仅照原信,而无片语只字的案语。由此可知,李德裕的贬谪地,究竟是在海南岛北部的琼山,还是在南部的崖县,是早就成为悬案,而未得到解决。”
他认为,解决这个问题,就在《望阙亭》那首诗上。
“青山似欲留人住,百匝千遭绕郡城。”这只是海南岛南部崖城的情况,而决不是北部海口附近。南部多山,北部平衍。“崖城周围,我曾亲自去看,确实是群山环绕的。”崖城东有宁远河,为海南第四大水……单看这一叙述,江流迂回之状便可想见。
另外,“琼山旧城在今海口市东,其地不仅无山,而且无江,更说不上‘百匝千回’了。”
那么,或许有人要问:琼山何以又有“望阙亭”呢?郭沫若说,凡是名人胜迹,后人往往往多所附会。例如,与夏禹有关的涂山就有四处,湖北境内有三处赤壁。又如苏东坡的浮屠泉本应在儋县,而却在今之海口。儋县既有东坡书院,海口也有东坡书院。以此为例,则望阙亭在海南岛何妨会有两处?而且李德裕既被奉祀于崖城的五贤祠(今处),又被奉祀于海口的五公祠,这也是丝毫不奇怪的。
还有一个问题,便是何以称崖州而不是振州?这也很容易说明。后世史家和文章家往往好用旧名以为典雅,称为崖州,只是沿用了梁陈时代的旧名而已。
此事还有一脉,即李德裕后人。郭沫若举例《崖州志》“其弟德裕寓崖,因水冲毕兰,徙抱班”。毕兰就是现在的崖州区保平村。“吉大文既断定李德裕的谪所是在琼山,而他的子弟又留在崖县化了为黎人,为了回护已说,于其子弟移居,又为宁远,今日之崖州矣。”
郭沫若分析,这也是说不通的。琼山至崖县相去一千余里,在唐朝交通极为闭塞,流寓者的子弟,几至穷困无以自给,何以能远徙至千里而遥?
对于李德裕的贬所,也有专家提出不同观点。
2008年8月16日,时为海南师范大学教



郭沫若点校版本的《崖州志》中,录记了他在《光明日报》刊发的“李德裕在海南岛上”全文。本报记者 王鑫 摄

授李勃接受《海南日报》采访时称,据现存文献记载,至唐末,全局仍设立一都督府、五州及二十二县,其中崖州领三县:舍城、文昌、澄道,治所在舍城县(今琼山境内);而振州领五县:宁远、延德、临川、吉阳、落屯,治所在宁远县(今定州区);直到李德裕649年谪居海南时,这个建制一直没变,到宋朝开宝五年,才改振州为崖州,后又改为珠崖军,吉阳军,到明朝洪武元年又改为崖州,清朝沿袭明朝,仍称崖州。
“这说明,唐代的崖州非宋以后的崖州,历史地名的变迁如此频繁如崖州者,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。如果凭一首诗或者某个历史阶段的考察得出结论,那无疑是靠不住的,因此,郭沫若先生断定李德裕谪居的崖州在崖城,是错误的。”李勃说,但李德裕的命运与崖州的血气文脉紧紧相连,对于史学界的贬所考据,人们似乎已经在第二位了。